

时光烙印

点亮心灯

■王先亮

我的初中语文老师，也是班主任，对我关爱有加。他叫王连生，已经病故好多年。如果他还活着，现在已经70多岁。

上世纪70年代末，家乡还相当贫穷落后，大队小学办了一个初中班，仅有30多名学生。那时候的教室很简陋，砖头垒的课桌，坐的是木凳子。学习用的只有课本和作业本，没有其他种类繁多的资料。

那时，大多数学生家里都比较贫穷，很少有人能得到零花钱。为了尽可能地减轻学生家庭负担，让贫困的孩子走出窘境，王老师想了一个挣钱的“土办法”，他动员学生在课余时间勤工俭学。春天，他让我们去田间地头、河沟坡上挖野菜、草药，如蒲公英、野菊花、马舌菜等，晒干了卖些零用钱；夏天，摸爬蚱、捡蝉蜕；秋天，逮蚂蚱、挖沙子。虽然挣的钱不多，但同学们热情很高。王老

师讲课时，会把沉闷的课堂变得活泼有趣。

只是有一年秋天，挖沙子的时候，我因缺乏安全意识出了点意外。那年9月，我和同学去村后大坑里挖沙子，看到东边坑壁上金灿灿的沙层，我高兴坏了，急匆匆地拿起镢头走上前就刨，殊不知危险已悄然来临。我正兴奋地刨着沙子，猛听“轰”的一声，我两眼一黑，失去了意识。等我醒来时，已躺在县医院急诊室的病床上挂吊针。我母亲说：“你被埋在沙子里面，你娃哥（同学的乳名）吓得大喊救命，你新年叔正巧从大坑边过，连忙喊来众人，才把你从沙子里面扒出来。”

也算我命大，那次意外事故没有伤筋动骨，也没有留下任何后遗症，我在医院躺了一个星期就出院了。出院后回到家中，王老师来看我，鼓励我说：“一个人天难不死，必有后福。希望你今后

好好学习，长大后用成功来感恩、报答救过你和帮助过你的人。”

我上高中后，由于学习底子差，尤其对英语一窍不通，尽管感觉很努力，但还是没有考上大学。我想，自己既然是农村孩子，还是认命吧，于是就回到家，老老实实地种起了地。

那年10月份的一天上午，我正在自家责任田里播种小麦，王老师找到了我，他说：“我知道你平常喜欢读书。读书人是有梦想的，你应该到复读班学习，找出薄弱学科、薄弱环节，努力把功课补上去。只有考上大学，你的人生理想才有可能实现。你现在还年轻，如果放弃就可能在农村种一辈子地。世上没有卖后悔药的，到时候说什么都晚了。”

我心中已经熄灭的希望之灯，又被王老师点亮了，他的一番话让我坚定了重考大学的信心。于是，第二天一大早，我步行十多里到县高中，找到了

理科补习班的老师，请求进入补习班学习。通过两年的刻苦努力，在诸位老师的辛勤培育和辅导帮助下，我终于圆了大学梦，考上了郑州人民警察学校，毕业后回家乡当了一名光荣的人民警察。

当你在人生路上迷茫的时候，就像在黑暗里行走，最容易辨不清前进的方向，这时候如果有人送你一盏指路明灯，你不但会感觉很温暖，还能找到迷失了的路。王老师就是用他对学生特殊的关爱方式，点亮了我的心灯，帮助我走出了高考落榜的阴影，助我实现了初心、梦想。

参加工作后，我想好好报答恩师王连生，但天妒英才，他不幸身染重病，离开了我们，给我留下了深深的遗憾、无尽的感伤和永久的思念。每次想起王老师，我就会想起这句古诗：“落红不是无情物，化作春泥更护花。”③22

人间真情

背影

■刘长征



在一个花草沾满露珠的清晨，我发动汽车，送女儿去上大学，女儿的行囊把汽车塞得满满的。我和女儿在妻子的反复叮咛中出发了。

汽车在高速路上飞驰，车窗外的田野漫无边际，犹如浩瀚的海洋在阳光下翻滚着绿色的波浪。我望着带子似的公路，不禁想起了30多年前父亲送我上学时的情景，那些场景犹如颗颗珍珠，镶嵌在我记忆的深处。

我被师范学校录取后，父亲急着给我凑学费，母亲忙着给我打点行囊。

那年的9月格外美丽，天空蔚蓝，阳光灿烂，空气清新，吸进去不舍得吐出来。也是一个花草沾满露珠的清晨，我抱着带有补丁的皮包，父亲扛着被褥，我们步行来到镇上，坐上去县城的汽车，转了两次车后，才风尘仆仆走进了师范学校的大门。

到了学校，挤在人群中看了墙壁上贴的“入学须知”，我们按流程一步步走。我拿着录取通知书到学生科报到，分到了班级和寝室房间号，去总务处拿粮票和钱换了一沓馍菜票，去后勤科领了床垫和被罩，还有脸盆和茶缸。我俩一路走一路问，很快找到了寝室楼。父亲拿重的，我掂轻的，一口气上了5楼，来到522房间时，我们都气喘吁吁、汗流浹背了。当时已有两位同学先到，我们彼此打了招呼。因为我恐高，就选了个下铺，父亲帮我铺好了床，我找了个合适的壁橱，把所带零散物品全部放了进去。和那两位同学简短聊了几句家常，我和父亲就先下楼了。

一阵忙活后，才觉腹内饥肠辘辘，此时太阳已高高挂在头顶。父亲说：

“走，我带你去外面吃午饭。”到了学校附近的一家小饭馆，父亲要了两碗烩面，破例点了俩菜。我和父亲相对而坐，我边吃边聆听父亲的嘱咐。

其他话语我已不记得了，但最后一句至今铭刻在心：以后的路，你就要学着一个人走了。

下午就一班回家的汽车，我和父亲早早在路口等候。父亲吸着烟，我站在他身旁，默默无语。等了好长时间，汽车终于出现在眼前。就在父亲转身踏进车门的一刹那，我发现父亲腰弯了、背驼了，头上有了根根白发。我顿时泪眼婆娑。我赶紧拭干泪，怕父亲看见，也怕别人看见。我再看父亲时，车门已关，汽车扬尘而去，很快消失在远方。

父亲没有上过大学，因为我，他有了踏进大学校门的机会，看看那座校园，踩踩那片土地，望望那片天空……

“爸爸，马上就到学校门口了，请你减速慢行。”女儿一句话打断了我的思绪。我在车内向女儿重复着她妈妈来时安排的重要事项，女儿一边“嗯、嗯”地敷衍着，一边也会用“记住了”几个字来搪塞我。

我原打算帮女儿把东西搬进校园，可学校有规定，家长不允许进校，也不能在校门口逗留。女儿在学校志愿者的帮助下，把一件件行李拿进了校园。

我站在远处，跟女儿挥手告别，看着女儿渐行渐远的背影，我红了眼眶。孩子进入大学，父母心底就只剩下守望，家里从此再无春秋，只有冬夏。

送孩子上大学，既是一种陪伴、见证，也是一段亲情的旅行，更是一种爱的表达！③22

三川烟火

芝麻

■张冬梅

婆婆每年都给我们送芝麻叶。

夏天，婆婆亲手打下来鲜嫩的芝麻叶，在开水中氽过，晒干，储存起来，吃的时候抓上一把，下一碗芝麻叶面条，简单但温暖。

我脑海中经常浮现小时候奶奶做芝麻叶面条的场景。奶奶站在厨房的大锅边，把锅盖掀起，贴墙放在锅台边，厨房里立刻弥漫了面条的香气。奶奶往锅里放粗大的盐粒、泡好的芝麻叶，用勺子在锅里推上一推，伸手从篾笼中抽出一根筷子，在香油瓶中蘸上一蘸，一滴清亮的香油无声地落进锅中。那混合着芝麻叶、芝麻油香味的面条挑逗着我的味蕾，站在锅边的我，“咕咚”一声咽下了一口口水。芝麻叶面条的香味就这样留在了我的记忆中。

芝麻在豫东属于秋作物，收割过小麦才将种子撒到地里。在长夏多雨和高温的作用下，芝麻生长得很快，能长一米多高，叶片肥厚，于夏末开出白色的花朵。开花时，由下往上，一边生长，一边开花，所以才有“芝麻开花节节高”的说法。花落之后，结出一串芝麻蒴。为了保证芝麻蒴的生长，人们会把芝麻叶打下来。

每年夏天，母亲总会晒上许多芝麻叶，天冷的时候做芝麻叶面条。

冬天的早上，吃过饭，母亲就会把芝麻叶拿出来泡到清水里。中午回到家，母亲先和好面，放到一边醒着，然后捞出泡好的芝麻叶，挤出水分，多切几刀，放到碗中，加上精盐、味精，倒入香油，拌上葱花备用。把面擀好后下锅，再放入腌好的芝麻叶，水开后关火，芝麻叶面条就做好了。大雪纷飞时吃上这么一碗芝麻叶面条，暖心又暖胃。

空闲的时候，我也会做上一碗芝麻叶面条。

我会买些肉末、黄豆芽，一把韭菜或小香葱，也和母亲一样自己在家擀面条。把没有经过晾晒直接储存在冰箱里的芝麻叶，早早拿出来化冻，加盐、香油、少许味精腌上。锅里倒油，把肉末和黄豆芽先炒一炒盛出来，面条煮好，倒芝麻叶，再倒炒好的肉末和黄豆芽，关火之后，加入切碎的韭菜。闻着香味，爱人自己就到厨房盛饭了，直吃得满头大汗。真过瘾！

芝麻叶不过是芝麻的副产品，小小的芝麻，才是逢年过节奶奶和母亲拿来做零食的主要食材。

还记得小时候随母亲下地，芝麻棵已经很高了，失去了芝麻叶的芝麻秆孤零零地立着，周生长满芝麻蒴。母亲说：“快要杀芝麻了，芝麻蒴能噙着吃了。”于是，我学着母亲的样子，把芝麻蒴送到嘴边，两只手一掰，十几粒小小的芝麻就蹦到了嘴里，舌头一卷，把芝麻送到上下磨牙之间，研磨间，清香的滋味在味蕾间跳动，非常好吃。

中秋节，农村孩子没有月饼吃，每家都会支起整子，为孩子们烙上一摞粘满芝麻的烙馍。焦香的烙馍嚼在嘴里咯嘣咯嘣的，真美味！

春节过油的时候，奶奶和母亲会给家里的孩子炸上一小篮甜的、咸的麻叶。这个麻叶可不是芝麻秆上长的芝麻叶，这是在面粉里加上芝麻、香油、鸡蛋，擀成片，在油锅里炸出来的，比烙馍更香。

剩下的芝麻，不管多少，都被送到油坊榨成香油，芝麻油特有的香味比其他植物油都香醇，是拌凉菜必不可少的调味品。③22

插图 普淑娟